

夜懷

*若凡

落日的餘輝，蒸發在泥土香裡，
逐漸地，擴散飄逸，消失在天際的一端，
於是，
夜神打老遠的跋涉，近了！更近了……。



又帶走一天的寂寥，
陰暗的小屋似乎有留不得人的感覺，
祇好踏著月光道，踩向沒有輪痕的蜿蜒小徑，
倚偎在夜幕的裙裾，
找尋夜的神秘。

漫步星斗下，晚風從周身徐徐的吹過，捲起了髮絲的飛揚，也揚起了胸田的舒暢感，這一種感覺已好久掩沒在繁雜緊張的一面裏；轉身過去，有些人沿著路邊散步，但大多數是上了年紀的夫婦，人總是這樣，到了老年才想起和老伴踏月出去踱一踱，散掉那些個浸漬在塵俗中大半生的凡心。行過了一片的嫩綠，踏上那低窪裡的高岡，縱望遠處通往鬧市街道的燈火如帶，實有一種令人顫抖的美麗，不是嗎！人的童稚赤心被不夜城裡五花八門的誘惑，侵蝕得淋漓盡致，稍稍感悟的生靈，又曾幾何時投入自然純純的懷抱裡？想到此，本有韻律的步伐躊躇了；下了山岡，進了一廣片草原。足底下踩著天然蘊育成的柔軟地氈，遠離了五彩繽紛萬花筒的世界，在寂然而潮濕的蒼天覆蓋下。「念天地之悠悠」的強烈感情突然的在胸中盪漾開來，縮緊了脚步，為徒有靜態線條的夜，譜了一組律動的音符，由近而遠，由大而小，漸漸地，整個融化消失在夜的夢曲裡……。

躺在夜的河床土，踏在夜的流域裡，竟感覺自己宛如統治著夜，每跨出一步，就能翻出一個「思」海的浪，曾有人說：「當你獨自靜處的時候，才能更接近真正的自我。」誠然不錯。每當夜來臨時；更使人感悟的是：一天又過去了。黃山谷曾說：「光陰如矢，日月如流水。」雖說連愛傾杯醉吟的李白也永遠睡在那個撈月的夢裡，還尚不足道盡光陰的可貴，朱子的詩：「少年易學老難成，一寸光陰不可輕，池塘春草夢未醒，階前梧葉已秋聲。」也稍才表出了生命的珍寶。啊！夜裡底的浪潮推來推去，翻攪著易經的話：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」